

美文阅读

儿时的“淘气事”

李成林

在儿时的夏天,干过不少的淘气事,现在想起来很可笑。我们村南边有条小河,河边不远处是生产队的西瓜地,这瓜长在沙地里皮薄瓤甜,格外好吃。看瓜人是刘老汉,他做事认真,谁都别想讨个瓜吃。夏天,天气炎热,我约上几个小伙伴到河里游泳,在水里玩够了,我们就坐在岩石上休息。“我们吃个瓜吧。”有人提议。“好!”大家一致赞成,接着我们就凑在一起商量如何偷瓜。刘老汉家里只有绵羊,他一边看瓜一边把羊拴到水沟旁吃青草。小鹏是我们的“头儿”,他蹑手蹑脚地过去解开了羊的绳子,羊钻到菜地里,刘老汉见后就追羊,我们便趁机从侧面去地里摘瓜。等刘老汉返回来,我们早已无影无踪了。吃瓜上了瘾,我们便隔三差五去偷瓜。有一次,被刘老汉发现了,我们撒腿就跑,他在后面紧追不放。跑着跑着我们停了下来,只见刘老汉远远地站着,嘴里高声喊着:“别跑,那儿危险。”到了晚上,刘老汉来敲门,我吓得躲在房间里,但他却只问母亲:“娃娃们在家里吗。”一听母亲说在他,连门都没进就走了,原来他是担心我们啊。

我家门前有三四棵杏树,树冠很大,上面结着绿里泛红的杏。透透的杏子掉下来。我们盼着熟透了,就把杏子多吹落下来些,若没风,就好唱歌子:“风,风,你大点刮,麦子黄了作馍吃……”我常趁大家不注意,背过身将一个杏子偷偷抛出去,有人会拾起咬一口,紧接着就吐了:“啊呀,麻死了。”我却在偷笑,因我在那杏子里塞了一粒花椒。家里养着一头猪,到秋季了要交到收购站,父亲暑天里天天让我去拔猪草。有一次,太阳火辣辣的,我提着筐子半路上遇到同学小超,我俩就跑到小树林里去乘凉。这儿环境清幽,溪水潺潺,我们索性脱掉鞋子,把脚伸进小溪里拍打着水面。太阳快落山了,我猛地想起还要割猪草,便跑到田地头割了一堆,但筐里还装不满,回去父亲肯定不高兴。于是,我在筐底插上几根小木棍,然后把草摆放在上面,筐子就一下子满了。果然,父亲见了还夸我:“今天不错。”我差点笑出声来。小时候的这些大大小小的淘气事,或许它就是童年该有的样子吧,它给我的人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寓言故事

设局

杨福久

老鼠被老猫捉住了,老猫特别高兴:“真的是‘人老奸鼠老滑’,你三番五次逃跑,今天我得好好戏弄戏弄你!”老老鼠被老猫叼起来抛下来,抛下来可真是,折腾得生不如死。这时候真是好死赖活着强,老老鼠便上气不接下气地哀求老猫:“你给我个痛快的吧!求你了……”老猫打断了老老鼠的话:“哼,我还没有玩够呢!”趁落在地上的当儿,老老鼠跪道:“我有个好主意说给你……”老猫给猫出主意?天下奇闻!老猫打断了老老鼠的话,“还要耍头?”“真是最好的主意啊!”老老鼠十分诚恳地说,“你让我说完,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见老猫没有说话,老老鼠便说了起来:“有句话叫‘鼠满为患’,我其实是感谢你的,因为你才会解决这一难题,不只是为了对人还是对鼠。老鼠嘛,固有一死,谁也抗拒不了自然法则。到了老的时候便也会有厌世的时候,就像我现在就很想一死了之。你捕捉老鼠,是本分,是对主人尽职尽责,

也有了自己喜欢的食物。如此这般的,我早就为你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有时候咱们得站在同一个战壕里,约定……”“老猫与猫约定?”老猫又打断了老老鼠的话。“老老鼠摇头:“是这样的,我们定期或不定期地闹事,制造鼠患,叫你的主人不得安宁,你便出手,将老弱病残老鼠捕捉。鼠患平息,主人自然会感谢你、奖赏你,让主人知道没有你不可以,会越来越看重你。这样,便一箭双雕了。你想啊,若是你把老鼠一股脑儿捕捉干净,你的食物链就断了,特别是你的主人可能会‘磨屠杀驴’!为什么那么多的流浪猫啊?你很聪明,你晓得!”“老猫仔仔细想,老老鼠此言不虚啊!言之有理且有据,俺听得信得做。于是,“喵”地一声笑了:“姜还是老的辣”呀!你这般设局,可谓一箭四雕,我受到主人重视、有了食物源、稳定了岗位,还劳逸结合了。”不久,老老鼠的设局变成了现实。老猫高兴地暗自想道:兼听则明是多么的正确!



山乡晨曦 汤青摄

父亲的扁担

苟刚

我常常想起父亲,想起父亲那根相伴大半辈子的扁担。在老家,扁担也叫“扁挑”。而且分工明确,挑水的叫“水扁挑”,两头一般用绳子系一副铁钩;挑粪用的是“粪扁挑”,这种扁挑光秃秃的,中间略宽、厚,两头略窄、薄,只是在两端用老竹节做两个防止桶滑走的扣,让竹片熏制的粪桶刮刮好卡在其中。与大多数地方使用楠竹扁担不一样,老家的扁担大多是木制的。做扁担的树一般选水冬瓜树。水冬瓜,又名鸡仔木、风箱树,是茜草科、鸡仔木属半常绿或落叶乔木,广泛分布于云贵川及湖南、广西、安徽等地。树皮灰色,粗糙;小枝无毛,多生长于海拔300~1000米处的林中或水边。当然,这些知识,识字不多的父亲是不知道的。在我们老家,“青杠树做锄把,(水)冬瓜树做扁挑”是祖辈传下来的原则,天经地义,习以为常。

我有的学校位于我们生产队,那个时候队上的农户经常到学校的厕所挑粪,人多时候还需要排队。我们家因为种菜卖的缘故,对粪便的需求就更大。有一次,我的同桌冲冲常常晃着一根光溜溜的扁担。父亲对这根扁担也情有独钟。每每劳作间歇,总是用怜爱的眼神打量他这根被视如珍宝的木扁担。儿时的我,并不懂得生活的艰辛,也不理解父亲和扁担的情感。一天傍晚,我拿着父亲的扁担在院子里和伙伴们玩“骑马”的游戏,结果被很少打骂我的父亲厉声呵斥。说实话,当时的我满是疑惑:一向疼爱我的父亲为什么会这样?一根稍加砍削的木头对他就那么重要吗?日子悄然流逝,渐渐长大的我逐渐明白了扁担对于父亲的重要意义:家中做农活时挑重物、交公粮统购时挑粮食、替开铁货摊的继祖父进货物,都是父亲这根扁担的“光荣任务”。而且,为了改善一家人的生计,父母在我们村里搞起了各种经营,种蘑菇、喂母猪、育菜秧,似乎所有的活计都离不开扁担。

地跑来告诉我,说看见了父亲在挑粪。幼小的我认为父亲来学校挑粪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中午放学回家,我满脸的不高兴,父亲叫我还赌气不答应。得知原委的父亲一句话也没有说,自那以后,父亲挑粪的时间就换成了一早一晚,因为那时候学生很少。由于长年累月的劳动,父亲的背像他那根扁担越来越弯,逐渐变成弧线。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扁担被父亲的汗水浸润得越发发黑,挑重物时单调的“咯吱”声似乎变得越来越沉闷。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坝里,二爹、么爹先后到广东、江苏打工。年终一对比,土里刨金始终是赶不上外出务工。1994年秋,我考入师范学校,在老家多年辛苦劳作的父亲选择到常州打工。最初,没有手艺的父亲在工地上干的是工作苦、薪资低的小工,陪伴他的是工头统一配备的楠竹扁担。后来,手巧的父亲学会了支模,才逐渐告别扁担,工资收入也才好一点。外出这些年,父亲将扁担放回老屋灶房的门后。每年春节前,务工归来的父亲总会取出蒙着薄灰的扁担,用废旧的衣物轻轻地擦拭,一遍又一遍,就像赛车手打理自己心爱的坐骑。擦拭完后,父亲总会拿起它担上一两回东西,让它不至于太“寂寞”。

我每天奔走于家与单位之间,每当在大桥上看见菜农挑着扁担,我就会想起故乡,想起父亲,想起父亲的那根扁担。后来才明白:父亲的扁担,挑起的绝不单单是重物,而是整个家和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幼鸟初出巢 周文静摄

诗笺

孤独的成分

姜凤龙

孤独是纸笺上的一行文字用语言的张力释放你的痛楚笔锋回拢你委婉的笑容如果,一首诗能够表达你的倾诉那么,所有的神经是连接文字的囚徒将叙述者遁入它变换的孤影中每一个夜晚,隐秘的耕种黑暗和光明窗台上的木兰花已经在凋谢星星使虚拟的月光向下 向下一再演绎,许多忘记的故事

我渴望在黎明来临之前,借文字一梯一梯登上天空触摸你的温柔

一滴泪

李诚

柳絮在微风中舞动桃花使劲地绽放你发出燕子的软语站在桃树下,等我热情似火的我奔向你相见一笑,碰撞火花乘着鲜艳的阳光依靠在桃树下,春风里尽情地温暖吐露蓄积已久的忧伤被你唤醒突然,一颗泪珠涌出眼眶滴落下来,穿过我的心头

一棵生长在 小院里的树

冉启成

一棵树,如果砍掉它要得罪树上的一群鸟儿这棵树,如果留着它会努力生长遮挡院子里的光线院落邻居里,有人要砍掉它有人想留着,这似乎知道,又似乎不知道在属于它生长的季节它落旧叶后又吐出了新芽其实,要留下这样一棵树也无大碍。我们不举砍伐的刀一棵树就有了完美也顺便给了鸟儿一个人情留住了鸟儿们欢乐、幸福的叫声

Table with 10 columns, each containing a notice for a labor dispute mediation committee in Chengde. Each notice includes the committee name, addres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